



吳都文粹卷第三

蘇臺鄭

虎臣集



吳王井

楊備

石甃遺踪傍古臺一泓寒影鑑光開何人照面金釵落
曾見越溪紅粉來

吳王井在靈巖山腰大石泓也相傳為吳王避暑處
詳見靈巖山條下

響屧廊

王禹偁

廊壞空留響屧名為因西子遶廊行可憐伍相終屍諫

誰記當時曳履人

楊備

步出香翻羅襪塵粉紅花艷滿宮春傾城一笑無遺跡
不見長廊響屨人

響屨廊在靈巖山寺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屨廊虛
而響故名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為之白樂天
亦名鳴屨廊

採香徑

楊備

館娃南面即香山畫舫爭浮日往還翠蓋風翻紅袖影

芙蓉一路照波間

採香徑在香山之傍小溪也吳王種香於香山使美人
泛舟於溪以採香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
故俗又名箭涇

長洲苑吳苑校獵

孫逖

吳王初鼎峙羽獵騁雄才輦道闔門出軍容茂苑來山
從列陣轉江自遶村回劍騎緣汀入旌門隔嶼開合離
紛若電馳逐隘成雷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
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

木馬跡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華安在哉

長洲苑舊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韋昭云長洲在吳東枚乘說吳王濞云漢修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濞時嗣葺吳苑其盛尚如此

蠡口

楊備

霸越勲名間世才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鳥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回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相傳鴟夷

子乘扁舟下五湖潛過此以出招大夫種因以名之

毛公壇

白居易

毛公壇上片雲閒得道何年去不還千載鶴翎歸碧落五湖空鎮萬重山

皮日休

却上南山路松竹儼如廡松根礙幽徑孱顏不能斧擺履跨亂雲側巾蹲恠樹三休且半日始到毛公塢兩水合一澗深崖却為浦相敵百千戟共搥十萬鼓噴散日月精射破神仙府唯愁絕地脉又恐折天柱一窺耳目

眩再聽毛髮豎次到鍊丹井井榦翳宿莽下有藥剛丹
勺之百疾愈凝於白獺髓湛似桐馬乳黃露醒齒牙碧
粘甘肺腑檜異松復怪枯踈互撐柱乾蛟一百丈髡然
半天舞下有毛公壇壇方不盈畝當時雲龍篆一片苔
辭古有劉先生鎮壇符今存於堂時時仙禽來忽忽祥煙聚我愛周
息元忽起應明主周徵君名息元三諫却歸來回頭唾珪組伊
余何不幸斯人不復覩如何大開口與世爭枯腐將山
待夸娥以肉投猓猓歛坐侵桂陰不知已與午茲地足
靈境他年終結宇敢道萬石君輕於一絲縷

陸龜蒙

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凰羽翼披輕輕先
生盛驅役臣伏甲與丁勢可倒五岳不惟鞭群靈飄飄
駕翔螭白日朝太清空遺古壇在稠疊煙蘿屏遠懷步
罡夕列宿森然明四角鎮露獸三層差羽嬰回眸盼七
炁運足馳踈星象外真既感區中道俄成邇來向千祀
雲嶠空崢嶸石上橘花落石根瑤草青時時白鹿下此
外無人行我訪岑寂境自言齋戒精如今君安死字君安
魂魄猶羶腥有笈皆綠字有芝皆紫莖相將望瀛島浩

蕩凌滄溟

毛公壇即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中漢劉根得道處也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壇在觀旁猶漢物也

虎丘古杉

皮日休
陸龜蒙

種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
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

虎丘寺古杉在殿前相傳為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形狀甚怪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死抱奇節不知雨

露之可生即是時已枯日休詩曰種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陸龜蒙亦曰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寺蓋

王氏別墅

僧彌珉
小字也

臨頓
凡十
首

皮日休

一方瀟洒地之子獨深居遶屋親栽竹堆床手寫書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暗識歸山計村邊買鹿車籬踈從綠槿簷亂任黃茅壓酒移溪石煎茶拾野巢靜窓懸雨笠間壁挂煙匏支遁今無骨誰為世外交
繭稀初上簇醅盡未乾床盡日留蠶母移時祭麴王趨

泉澆竹急候雨種蓮忙更葺園中景應為顧辟疆
靜僻無人到幽深每自知鶴來添口數琴到益家資壞
塹生魚沫頽簷落燕兒空將綠蕉葉來往寄閑詩
夏過無擔石日高開板扉僧雖與筒簞人不典蕉衣鶴
靜共眠覺鷺馴同釣歸生公石上月何夕約譚微
經歲岸烏紗讀書三十車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詩
任傳漁客衣從遞酒家知君秋晚事白幘刈胡麻
寂歷秋懷動蕭條夏思殘又貧空酒庫多病束漁竿玄
想凝鸛扇清齋拂鹿冠夢魂無俗事夜夜到金壇

閉門無一事安穩卧涼天砌下翹飢鶴庭陰落病蟬倚
杉閒把易燒术靜論玄賴有包山客時時寄紫泉
病起扶靈壽條然強到門與杉除敗葉為石整危根薛
蔓狂遮壁蓮莖卧枕盆明朝有忙事召客斲桐孫
緩頰稱無利低眉號不能世情都太薄俗意就中憎雲
態不知驟鶴情非會徵畫臣誰奉詔來此寫姜肱

前題 十首

陸龜蒙

近來惟樂靜移傍故城居閒打修琴料時封謝藥書夜
停江上鳥晴曬篋中魚出亦圖何事無勞置棧車

倩人醫病樹看僕補衡茅散髮還同阮無心敢慕巢簡
便書露竹樽待破霜斃日好林間坐烟蘿近欲交
倭僧留海紙山匠製雲床懶外應無敵貧中直是王池
平鷗思喜花盡蝶情忙欲問新秋計菱絲一畝疆
故山空自擲當路竟誰知祇有經時策全無養拙資病
深憐炙客炊晚信樵兒謾欲陳風俗周官未採詩
福地能容塹玄關詎有扉靜思瓊板字閑洗鉄筇衣烏
破凉烟下人衝暮雨歸故園秋草夢猶記綠微微
水影沉魚器隣聲動緯車燕輕捎墜葉蝶懶卧焦花說

史評諸例論兵到百家明時如不用歸去種桑麻
禹穴竒編缺雷平異境殘靜吟封籙檢歸興削帆竿白
石堪為飯青蘿好作冠幾時當斗柄同上步罡壇
強起披衣坐徐行處暑天上塔來鬪雀移樹去驚蟬莫
問鹽車駿誰看醬瓿玄黃金如可化相近買雲泉
野入青蕪巷陂侵白竹門風高開栗刺沙淺露芹根迅
鼠緣藤桁飢鳥立石盆東吳雖不改誰是武王孫
踈慵真有素時勢盡無能風月雖為敵林泉幸未憎酒
材經夏闕詩債待秋徵祇有君同癖閑來對曲肱

臨頓舊為吳中勝地陸龜蒙居之不出村郭曠若郊
墅今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

重玄寺藥圃

皮日休

雨滌煙鋤偃僂賫紺牙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少
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木火清泉閒洗種花泥
怪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掌齊
香蔓蒙朧覆昔邪檜煙杉露濕袈裟石盆換水撈松葉
竹逕遷牀避筍芽藜杖移時挑細藥銅餅盡日灌幽花
支公謾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重玄寺藥圃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
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
名皮日休嘗訪之而題詩

忠國師菴

顧在鎔

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烟凝遠岫列寒翠
霜深疎林墜落紅溪渚式棲彭澤雁樓臺深貯洞庭風
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驚釣翁

忠國師菴基在穹窿山絕頂疊石宛然唐顧在鎔留
題在光福山寺墨跡猶存

洗馬池 在府學之南

楊備

一一牽來種是龍
臨深欲下更嘶風
金鞍玉勒拋何處
騰踏渥洼寒影中

真宗皇帝御製賜平江軍節度使丁謂詩序并

卿黃閣同寅實彰於畫
瘁碧幢臨鎮方屬於報功
言當入謝之辰特賜褒賢之作
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賜新授蘇州節度使

懿辭碩畫播朝中
造膝諮謀禮遇豐
文石延登彰美順
高牙前道表疇庸
書生仗鉞今尤貴
舊里分符古罕逢

畫錦買臣安敢比
黃樞早日接從容

丁謂次韻和進

白麻初降紫宸中
簪組相驚帝澤豐
驟陟將壇知運偶
乂塵台席愧材庸
桑榆便覺人間別
旌戟猶疑夢裡逢
已是都城聳榮觀
更頌天唱耀戎容

復賜

卿名藩出鎮雖極於倚毗
文陛言辭良多於眷注
特示寵行之什用增方面之榮
今成五言十韻一首賜蘇州節度使丁謂

踐歷功皆著，諮謀務必成。
懿才符曩彥，佳器貫時英。
俾展經綸業，旋升輔弼榮。
嘉亨忻盛遇，盡瘁罄純誠。
均迭明恩洽，疇勞茂典行。
白麻三殿曉，紅旆九衢平。
雖徹嚴凝任，尤增倚注情。
擁旄辭帝闕，頓轡望都城。
風景高秋月，煙波幾舍程。
想卿懷感意，常是夢神京。

丁謂復次韵和進

叨竊逢嘉會，孤單荷曲成。
高車陪上宰，密坐側羣英。
步武清華地，優游侍從榮。
勤劬期薄效，忠謹誓明誠。
方畏官箴失，俄驚寵命行。
冒思心易感，戀聖意難平。
未副宵

衣念寧安畫，錦情搖搖千里棹。
眷眷九重城，台旆輝登路。
瓊章耀去程，子牟牽望處。
金闕玉為京。

跋

臣謂材庸無取，聲猷不揚。徒以遭遇盛明，忝冒榮寵。掌邦計，參國政，一紀於茲。替皇猷，相盛則百禮斯舉。位重逾量，恩深積憂。盖早負官箴，久妨賢路。或驟撥物論，則大辜聖知。優退是希，陳露未暇。去年秋九月甲辰，忽逢制命，遙登將壇，進崇秩於上公。建高牙於故里，君親竒遇。臣子殊榮。授命之初，便殿賜對。天語撫勞，睿旨溫密。

至感至戀且拜且泣十一日復對於宣和門賜御製入
謝日七言四韻詩一首十九日朝辭於長春殿賜御製
寵行五言十韻詩一首皆俾和進丹文綠字親奉於紫
清雲笈芝函頒流於衡泌簪纓聳觀油素騰芳壁日九
華但圖首以拭目薰絃六變罄方輿而悅心期大播於
玉音敢盡刊於金字蘇臺與壤鍾阜名區並謹歲時永
昭盛美 大宋天禧元年歲次丁巳正月二十六日推
誠保德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蘇
州諸軍事蘇州刺史充平江軍節度蘇州管內觀察置

提堰橋道等使知昇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
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臣
丁謂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拜參知政事丁謂平江軍節度
使知昇州謂郡人建節本鎮一時為榮真宗皇帝賜
以御製詩尤為盛事詳具謂跋中

吳人歌

紉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牧守鄧攸清和平簡方正寡欲為吳郡太守載米之

郡俸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奏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郡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乃發去吳人歌之云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牧守王規謝章

簡文帝

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王規字威明神峯標暎時稱俊人為吳郡太守簡文

帝為作謝章曰云主書芮玆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玆宗假還規遇之甚薄俄召為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立碑許之

博盧

馮袞

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鬪精神合是睹時須睹取不妨回首乞閒人

唐馮袞治蘇州郡政優游暇日輒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云唐郡守

縱放如此 出行情詩

夜遊武丘山

白居易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白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史病免樂天為郡時多游賞攜蟬滿容態等十妓夜

遊武丘山又賦紀游詩云

本朝牧守題名記

葉夢得

平江吳故郡控帶楚越形勢風物自為一都會本朝命守多一時聞人今寶文閣直學士王公顯道由工部侍

郎來鎮適當兵火擾攘之後前此臨治者類急於招集流亡撫綏彫瘵未暇盡舉其所當為至顯道曰天下今定矣化行自內始相與奉承維持轉成永世之業實在四方之政於是官墮而廢職者民姦而干令者一董振之凡閭里疾苦朝聞夕行異時調度不給或不得已取於民皆罷之未幾咸信而畏之上下秩秩有序蠹弊剗革幽狂宣達府庫有餘積而歛不加廣益修城池興學校嚴舍館以待賓旅之至期年郡以無事先是高祖太師景德中嘗領是邦至嘉祐中伯祖侍郎復繼之逮顯

道百餘年間王氏之為平江者三皆有績在人士大夫以為美談郡舊有太守題名記先後迭代序次惟謹亡於煨燼顯道訪之久不得乃更伐石追修故事以遺來者而求文於余以識其始唯善惡之在天下固不可欺也未嘗無公論然必待久而後能定彼翕翕徇俗掠取須臾之譽與所設施或未能窺其成而妄意有不滿者徐以占於後則昭然如黑之與白其誰敢誣今郡為題名記所互而有豈是表姓氏紀歲月而已哉抑善者其傳猶未泯吾得以考其不善者推其所以失亦足以戒

各以效其材而成其志則雖遐方幽遠之邦可使如在輦轂而况其近者乎乃為之書且以塗之言得於顯道者載焉紹興十五年十月望日觀文殿學士右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記并書

狀元語

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嵐齋錄

唐鄭渾之咸通末為蘇州督郵談銖為鹽院官鍾福為院巡時湖州牧李起及趙蒙俱狀元人語曰云

朱花石

賈公望

倏忽向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
直士流少傾斜朋數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

賈公望字表之嘗為郡通判時朱勗父子鼎盛奔競
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勗之子賜金帶公
望亦衣三品服偶次朝拜會天慶觀中朱從者見公
望所佩魚睨而視之公望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
來非緣花石左右皆錯愕朱大街之竟擠之罷去

重修泰伯廟記

魯 幾

在禮祭法聖王之制祭祀其法五其人之應法者十有

四皆古大聖賢有大功烈於民者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夫以大聖賢有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然有祈焉有報焉
其施於民又厚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乎報之之道不
獨牲牢酒醴而已千里之邦必有祠所社稷則有壇先
哲則有廟後世於廟尤極其尊嚴崇像設儼侍衛見之
者凜如也水潦必祈旱暵必祈皆長史之常事應而有
報亦事之常儻入其門陟其堂神所馮依曾不足以障
風雨區區樽罍簋豆何施之厚而報之薄歟吳門巨藩
神祠之載祀典者十數而泰伯廟為雄甚東漢永興二

年郡守麋豹肇建於閭門外吳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
之國朝元祐間太守黃履歷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
淹若孫覺輩數公滄溘有祈靡不響答列其事於朝有
詔號至德廟崇寧元祀守臣吳伯舉請疏上爵有詔封
至德侯建炎擾攘鞠為灰燼厥後草創殆無以揭虔妥
靈今天子拔沈公於尚書卽以直祕閣尹是府至則訪
及民利病以次罷行之其為政寬嚴詳簡允蹈厥中治
人事神罔不祇肅隆興二歲天作淫雨害於穡事民不
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飭躬齋祓走祠下而祈焉神

顧饗之是歲麥以有秋府從事請具牢醴以謝公曰不
敢廢也然曷足以報萬分一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
之施甚厚而廟貌不治之日久大懼神或怨恫祥慶弗
下願悉力而改造之公曰是吾心也涓月協辰得夏五
月庚戌吉乃致昭告乃鳩良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橐之
助瓌材堅甍櫛比墉崇宏舊基植高棟杭修梁藩垣階
祀盡革而一新之塑繪之容若欣欣然有喜色民無老
稚相扶攜以觀厥成皆以手加額曰美哉輪奐誠足以
塞民望而報神施矣風霽雨休禾則大熟秋九月甲子

落成幾就養府下目覩祈應為不誣公屬幾紀其實既
牢辭弗獲命若虛公之辱是終無以揚休事而告後人
也於是乎書左通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曾幾記

恭伯廟

皮日休

一廟爭祀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當時盡解稱高義
誰敢教他莽卓聞

張詠

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濕中堂邇來父子爭天下
不信人間有讓王

陸龜蒙

至德本無名宣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
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

蔣堂

恭伯何為者不以身為身遜避天下位奔走勾吳濱隱
德昭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廉讓國合生廉讓人

迎享送神辭三章

龔頤正

翼翼兮新宮蘭栴兮析桂祥氛總總兮高靈下隊君視
八紘兮昔何殊於棄屣今復何有兮一席之墳惠我吳

人兮曷日以弭吁嗟君來兮我心則喜來不來兮我忘
食事

右迎

登歌兮堂上屢舞兮堂下君來享兮清醑溪毛陸離兮
筐筥萼鮒芳鮮兮亦有肥羜君不來兮使我心苦

右享

車兮載旃舟兮揚颿鼓咽咽兮君當還君肯來兮尚盤
桓我心熒熒兮其無端君不我留兮下土囂煩福於吳
人兮無疾無患千秋萬歲兮歌至德以何言

右送

至德廟即泰伯廟東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建於閭
門外辯疑志載吳閭門外有泰伯廟廟東又有一宅
祀泰伯長子三郎吳越錢武肅王始徙之城中纂異
記又云吳泰伯廟在閭門西皮日休詩云一廟爭祀
兩讓君蓋并祀仲雍舊矣今廟在閭門內東行半里
餘門有大橋號至德橋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

夫差廟

陳羽

姑蘇臺畔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裡神幡蓋寂寥塵土滿

不知簫鼓樂何人

張詠

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任伯嚭自古家家有容冶
何須亡國殫西施

吳王夫差廟今村落間有之舊廟無攷鑑誠錄云世
傳此廟拆姑蘇臺木叔成唐陳羽秀才嘗題夫差廟
時人謂之題破此廟

伍員廟

梁簡文帝

立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裡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

月交吳艦魚麗入楚兵九功推妙策千載藉餘聲洪濤
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潦承椒奠宮懸雜鳳笙無勞晉
后壁詎用楚臣纓密樹臨寒水踈扉望遠城窻寒野霧
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青鳥斂翅時逢迎

張詠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酌楚怨死可報吳恩直
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悠當日者千載祇慚魂

伍員廟在胥口胥山之上蓋自員死後吳人即立此
廟乾道間復修之規制猶陋盤門裡又有員廟即雙

廟是也

南雙廟記

蔡京

今天子即位元年愛重黎庶慎束牧守詔以左史吳公為直秘閣知蘇州公至期歲政化大洽姦盜屏斥牒訟踈簡民用康靖公曰噫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善經也今俗且治矣其錄境內神祠廢壞者以公帑所餘畢修之使安定休止無有崇厲為吾民憂吏白城西南隅有舊廟二荒陟當完按圖經暨州縣版祝所稱一為永昌武大王一為福順賢德王而邦人由閭閻市井

及學士大夫自昔相傳皆以為伍子胥廟歲時祭享甚盛雜然同辭莫可奪也或言故隋將陳果仁嘗以陰兵助錢氏伐淮寇有功錢氏崇報之請於梁朝封福順王又使諸郡皆為建廟則福順之號為果仁無疑至永昌之稱者邈不可稽考不知為何時人今邦人獨以子胥之故願眾私出力以卒營繕協謀齊慮鳩工類材填鄂溢郭奔走相屬惟恐其後故月不更朔而廟已告新今或稱號仍舊但恐無以妥子胥之靈而失邦人所以完廟本意敢以為請公曰然昔吳瀕海建國恃水作險內

虞汜濫外闕守禦鼃龜之與渚而魚鼈之與居肇自子
胥相土味水築置城郭實倉廩治兵庫闢門二八以象
風卦始能啟塞有時疏導無壅除昏墊蕩析之虞而存
抱關擊柝之警更祀幾百歷載踰千其城域門號至今
因之而不變是子胥常能安吾民也不顧小義卒雪大
耻勇於納諫以至刎身二者皆人之所難昔日之不死
蓋以為吾父今日之死蓋以為吾君由前足以教人之
為孝由後足以教人之為忠忠孝之跡昭著前史殊尤
卓絕震暴耳目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及其久也宜胥化

焉故後漢太守麋躬按行屬城問風俗所尚其功曹唐
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廟無不忠之臣倘非漸漬餘
風被服成俗疇能臻此哉是子胥常能教吾民也既能
安之又能教之由父傳子由子傳孫綿綿聯聯以至今
日厥德茂矣宜當血食此地而廟貌不立於城闕乃至
斯民憑假他祠以崇敬奉此殆疇昔守職者之闕吾敢
不勉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福順雖有功異代
事跡僅存民弗敬慕蓋託子胥獲享不替而武氏名字

功德闕然湮滅無所考證使子胥不忘斯民實鑒臨之則武亦安敢正宁而饗也禮固有以義起者吾將請於天子冀正英烈之號以嘉廟額而用丕承民志殆或可乎武林元時敏曰好惡靡常莫能自克惟民為然古之君子因民所好之善而導之反民所好之非而禁之好惡得正而其治成矣鄭人欲祀伯有子產從而封焉鄴人欲祭河伯西門豹從而禁焉二子豈異意哉顧民好惡有當否也今吾民願祀子胥甚勤是知有功之不可忘而忠孝之可勸也因而導之使成於善此所謂不嚴

而治者顧豈俗吏之所能也耶今公一舉廢事而順於民安於神又足為天下之勸三善備矣不可不書也於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南雙廟在盤門內城之西隅二廟左英烈王伍員也右福順王隋陳果仁也果仁又稱武烈帝或云五代初常潤尚屬淮南果仁廟在常潤間錢氏得常潤遂移廟於蘇按吳志孫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帝號與果仁同况堅墓西地記謂在城南二里許去盤門密邇疑此廟恐是祠堅爾建中靖國中太守吳

伯舉重修是時蔡京自翰長罷過吳門為作記并書
題

春申君廟記

趙居貞

輔軒涖郡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歛自淮服
半刺超為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皇皇者華幾
慚輝道兢兢具志常戒飲冰周爰諮詢申命行事損以
懲忿室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騏驥
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眈心而不知
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史肅警疆土乂寧日月其
除冰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別祈神仙
獲歲豐稔乘公堂之宴縱靈廟之游城不復隍樹先禁
伐闡陬荒以毀梁木小而推乃喟然嘆曰神必依人人
茲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
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為大都
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魏為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
人擠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嗣君方患之
璫兮李園託其女弟既歆然而有姪遂秘之以獻王王
乃殂落子為君主母望之人靡信母望之禍造與舍人

其亡死士常值棘門之下蒿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
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常守吳宮烏焚其巢何笑號之
先後蚊沒其舳翳父子之沉埋夷盡其家賊圍之故一
朝冀將滅口千古猶為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
宮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
陽而坐朱英配享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班
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閑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寃之
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榮也儀衛肅肅振威
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蔥而悉新摠之一門是

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昔韓整守吳郡
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言余顧兼之言可則也
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
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
糾曹張顥兵曹蘇相為判官安喜尉李崗為支使同郡
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落瓌材三人冀有我師四
壯慎行爾職欽刷往賢之趾歡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
主臣餘慶佑嶽良能司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構佳吏
預乎作廟翼翼觀乎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

天寶單闕歲除日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記

春申君廟在子城內西南隅即城隍神廟也

聖姑廟

皮日休

洛神有靈逸古廟臨空渚暴雨駁丹青荒蘿繞梁楛野風旋芝蓋飢烏啣椒糝寂寂落楓花時時鬪鼯鼠常云三五夕盡會妍神侶月下留紫姑霜中召青女俄然响環珮倏爾鳴机杼樂至有聞時香來無定處目瞪如有待魂斷空無語雲雨竟不生留情在何許

陸龜蒙

渺渺洞庭水盈盈芳嶼神因知古佳麗不獨湘夫人流蘇蕩遙吹斜嶺生輕塵蜀綵駁霞碎吳銷盤露勻可憐飛燕姿合是乘鸞賓坐想烟雨夕兼之花草春空登油壁車窈窕誰相親好贈玉條脫堪攜紫綸巾殷勤撥香池重薦汀洲蘋明朝動蘭楫不翅星河津

聖姑廟在洞庭晉王彪二女相繼卒民以為靈而祀之紀聞云唐人洞庭山聖姑廟云吳志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殺之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年

顏貌如生儼然側卧近遠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
若不至風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日一沐浴為除爪
甲傳粧粉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道者歟辨疑志
云唐大曆中吳郡太湖洞庭山中有昇姑寺有昇姑
廟其棺柩在廟中俗傳姑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
近來賽歲獻衣服粧粉不絕人有欲觀者其巫秘密
不可云開即有風雨之變村閭敬事無敢竊窺者又
云有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有李七郎荒狂不懼
程法率奴客啓棺觀之唯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

之變二說今皆無攷姑存舊傳云

靈姑廟碑陰記

林 戊

元符元年歲在戊寅夏吳中大旱徧禱群祠畧無應者
是歲高田不獲人皆暍死負販之民皆舍其業而以售
水自資涉冬至二年春夏之交舟車益不通百貨湧貴
城中溝澮湮淤發為疫氣通判軍州事朝請即祝公適
領郡事乃用故事早暮分禱於所宜祀者一日會承天
寺客言此乃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其第為之昔號廣德
重玄寺陸卿有女子不嫁經營其事既死祠於寺之東

廡開寶中吳越忠懿王朝京師道出吳江大風幾覆舟
見女子拯之自言重玄寺之神也本國加封號感應聖
姑今里中事之甚敬公聞即謁且言明日致禱既歸宿
齋於廳事舉家沐浴蔬食相約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
至祠下載拜而言曰郡承連年之旱流亡疾沴相乘而
作農事失時歲且大饑雖某有罪獲戾不逃然將為國
家之憂神其哀之能即致雨尚可救也屏息聽命寺僧
獻兆曰神告即雨衆甚不然憮然而退憇於齋堂左右
告曰天油然作雲矣未及命駕注雨應至老幼謹呼於

道至有不忍以簦笠自庇者即日盈尺闔境告足自爾
有請必應如取所寄邦人無復水旱之憂歲大有年乃
具事白於外臺使者以聞詔書褒美特封慧感夫人秩
視公侯列於典祠按陸氏得姓於齊宣王之少子至漢
有字伯元者仕為吳令遷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
其喪葬於胥屏亭子孫遂家焉伯元生襄貴令盱眙本
州從事鴻鴻生渤海太守建建生本州從事曄曄生御
史中丞京兆尹璜璜生弘農都尉文文生親親生穎川
太守尚書令闕闕生桓桓生揚州別駕續續生褒褒生

吳城門校尉紆紆生九江都尉太學博士駿駿生選選
生尚書瑁瑁生穎穎生海虞令濯濯生漢公漢公生列
列生本郡從事元之元之生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英
英生晉侍中太尉興平康伯玩玩生五兵尚書侍中始
始生祕書監侍中萬載萬載生宋東陽太守子真子真
生齊南兗州刺史惠曉惠曉生梁太常卿倕倕生衛尉
君凡二十八世冠冕不絕皆有才德名在史冊自興平
康伯至祕書監父子兄弟五世內侍嘉祥積慶挺生夫
人惟夫人其生也精修正潔入清淨海其歿也通於神

明有感斯應故能致朝廷報稱之禮甚厚既以詔書刻
於石將求老於文學之士為之記以傳不朽縉紳耆老
且請據其槩於碑陰乃為之叙云戊嘗聞朝請公元祐
間以奉議即知豪城雨暴潏沱河水盛漂泛林木室廬
蔽川而下水及城下雉堞凜然將決老弱皇恐奔潰調
急夫督水工雨且不止人無所施其力公乃朝服涉潏
立於隄上鞠躬申禱水溢隄壞相去數尺吏民救止公
堅立不動以笏叩頭願以身任責於是雨少止水波稍
回河流遂復其所潰陷之地明日復為平陸如故使者

方欲言諸朝會公秩滿請罷遂已北方之人至今能道其詳惟公憂國愛民所至以誠心格物如此是可書也故附於左元符三年歲次庚辰秋八月乙未朔十日甲辰布衣林戊記

靈姑廟即慧感顯祐善利夫人廟在能仁寺內夫人陸氏梁衛尉卿僧瓚之女僧瓚捨宅為寺夫人就居之是為重玄寺寺僧祀夫人為伽藍神號聖姑元符元年郡大旱通判祝安上攝郡禱而應以其事聞錫封慧感夫人郡人奔湊致禱相與社而稷之闔境祠

廟莫能尚也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具諸記中

三高祠記

祝 鎰

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須之則後矣是維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以久處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則知幾矣遲之其殆危乎昔者越相范君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踰二十年滅吳霸越用復會稽之耻謂大功之下難以久居暨還反國遽書謝王去之乘輕舟泛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而大夫種沉吟不時決卒用誅死厥後七百有餘歲晉
有張季鷹自吳入洛時方齊王肅朝怙已署君東曹掾
君知其不終難與獨處慨千里之羈宦臨秋風而長懷
託興菰鱸促駕告歸無何罔敗又後五百有餘歲唐有
陸魯望當咸通乾符世寇亂方殷隱身自放扁舟蓬席
倏然笠澤甫里間時號江湖散人辟署無所從徵命無
所答優游自終竟全亂世如三先生可謂知幾君子哉
雖地異時殊語默不同然其決去自全咸遂其高嫻均
也吳江邑地瀕滬具區舊有長橋橫絕江湖之間修檻

浮梁植立千柱電涎濕濊宛如長虹巨浸浮空涵泳星
月包山洞庭如在天外風帆島樹滅沒烟際東西行者
以為三吳游觀之偉好事者又馮鴟夷子皮之像配以
江東步兵甫里先生立祠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其平
生所遊居也貞風素烈尚凜然湖山可想聞而概見歲
庚申秋七月吉括蒼祝鎰與大梁人趙九齡置酒橋亭
悲歌望遠舉觴洒江慷慨言曰去危即安夫人而願之
然皆反焉者何哉知幾者鮮也雖並世同交如大夫種
功非不多也顧常侍材非不周也鹿門子學非不贍也

或死憂而受辱何也居成功處亡道仕亂世黽勉畏去
是何識之早也知幾遠矣惟鴟夷子道大功宏百世師
仰而張陸二子羸然山澤之臞像而配之幾不倫矣豈
不曰亟隱亟去身名俱全以是為同曰三高云者豈異
稱哉後之君子苟寵祿之是耽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
三高之風仰三高之像庶少警乎不然涉斯流也登斯
梁也其無愧乎後將有悔乎其無悔乎始橋之置於慶
曆歲中建炎初載胡寇南牧并及祠宇火之無餘後六
年當紹興癸丑歲今吳都楊君同與今御史單父祝君

師龍為邑尉蓋因其廢址實建而新之復立祠如故云
謹記

范成大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
軍姓范氏是為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
為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為甫里先生三君
生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
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為於當年其所成就固
不可踰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

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人獨私得
奉嘗以夸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止云爾邑大夫趙伯
虞以故祠偏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乃築堂
其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辭噫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
而以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
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於豪傑之士或
肆志乎軒冕宴安留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
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

隱士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况如三君蟬蛻溷濁得
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天雲日下上風颿烟
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
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
海兮遠遊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
浪波白蕩遙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
劍劍兮其下孤蓬眇顧懷於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
爭蝸角兮昨夢一笑雲水得意兮垂虹可以犧權仙之
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

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
而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土膾脩
鱸兮雪霏登菰蓴兮芰之水仙繽紛兮胥命君可望兮
不可追顛倒景兮揮碧寥娛燕息兮江之臯萊蘋堂兮
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為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
之渚披雲而晞兮頽烟雨菊莎兮祀棘歲晚晚兮何以
續君食餼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
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涵兮生蒲荷湖西
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隣曲山川良是兮丘隴多稼
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是歲六月既望書遺邑
人使習以侑祠伯虞請遂以為記

三高堂詩序

程俱

蠡位越相祿萬鍾去之如涕唾則後世有毛銖之得冒
坎獲而不省者可以少沮輸進退無心隨時而保身則
出處之意得託菰鱸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
夫然於其不合視勢位無加也其交於皮日休終見汙
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釁可指摘與夫攫金挾炭
之夫蓋萬萬矣夫左手據圖籍右及掠其吭雖冥蠹不

為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逐勢位
死不反顧為天下僂笑者幾何人哉其於輕重之思是
又出冥蠢者之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固可以
訓元符三年吳江既立三子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於
祠堂今與僚佐拜而奠之其謂俗奔競久矣真得守道
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風百里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
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為貴豈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
聞耶今居是邑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迷於出
處之道蓋君子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詩

鷓夷子皮贊

李華

龍蟠幽谷非時則伏蟬脫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退
若雲歸冥冥其幾赫赫其於越霸興強吳蕩夷功成不
居先生得之

書三高堂

蘇軾

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遣姑蘇有麋鹿
更憐天子得西施右范蠡
浮世功勞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
直為鱸魚也自賢右張翰

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
驚破王孫金彈丸 右龜蒙

三高祠在吳江垂虹橋南即王氏臞菴之雪灘也昔
堂在垂虹橋南圮極偏仄乾道三年縣令趙伯虞徙
之雪灘三高者范蠡張翰陸龜蒙也此祠人境俱勝
名聞天下

煥靈廟龍堂記

皮日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生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若然
者龍亦能為風雨見怪物則其澤之在民厚矣神而祀

之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於民有在其地者
苟祀之至民被其利祀之不至民受其禍汝南周君為
令之初年夏且旱祭其神於破山之上果雨以應君曰
受其賜徒崇以報不可也於是命工以土木介其象為
室以蔭之著之於典用潔其祀於是風雨時怪物止水
旱不為厲連歲以穰其神之澤乎君之祀乎凡雩者春
秋之道皆書之勤民之祀也君為其祠已乞文其事日
休嘉其志在為民故從之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前
攝嶺南東道節度巡官試祕書省校書郎皮日休記

新建煥靈宣惠侯廟記

魯 詹

政和二年漕臺以常熟龍祠祈禱感應之實聞於朝越
明年制曰可宜賜煥靈廟為額邑人以爵號未崇無以
昭神貺後二年縣以狀列於府府言於郡刺史遂復保
奏焉制曰可特封宣惠侯於是縣大夫率佐官祇奉休
命宣於祠下而邑之士女雲集將退咸告丞魯詹曰侯
之廟宇君與縣大夫謀之侯之封秩君與縣大夫請之
今堂宇將畢而綸誥適頒盍記之以侈其事惟侯之祠
舊在破山興福之澗上父老相傳其誕育之異肇自梁

武之初我宋龍興妙選守令為民師帥太平興國中蔣
侯文懌來宰是邑距天監幾五百歲矣時積潦汎漲躬
禱於侯不移晷雲斂而霽歲則大熟乃迎侯與聖母之
像歸於頂山壽聖之西偏是日白龍示見盤旋冢上彩
雲之瑞焜耀山間迄今又幾一百有四十載矣邑人乃
相與作廟於山腰龍池之上侯之先壟在焉經歷若是
之久始克成茲豈偶然哉佳城峩峩方沼灑灑峯巒疊
秀回抱如翼長江浩蕩沃野蔓衍左則福嶺狼巖右則
虎丘昆玉遙岑寸碧列岫橫翠雲烟之祥疑在仙島氣

象之偉實冠吳中觀侯之初以神力遷葬而陰陽家流咸謂勝地今新廟奕奕實下瞰焉庸詎知其非侯之意哉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既望侯之告下十二月朔廟前後殿成若門墉廊廡蓋將有待於來者焉政和五年十一月文林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魯唐記

煥靈廟在常熟縣破山唐咸通中所建龍堂也本朝政和二年賜今額五年加賜宣惠侯

重修東嶽廟記

在常熟縣福山鎮

魏邦哲

維我宋真宗皇帝東幸泰山告功於天大修封禪禮泰

山之神顯冊褒嘉位號崇隆得非衛社稷福生靈運功烈於冥冥之際宜有所報稱歟是故四方萬里不以道途為勞往來祠事往往規模岱嶽立為別廟多矣然未有盛於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經始於至和之中垂六十年樓殿門廊并諸從舍巍然而輪奐江淮閩越水浮陸行者各自其所有以效歲時來享之誠上祝天子萬壽且以祈豐年以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率以類至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屬於道不知幾千萬人不及之乎泰山則之福山焉福山臨江海上歸焉鬱鬱岡巒環

回殆亦勝地父老云肇祀之日有幅畫乘潮水至乃嶽神像也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山初號覆釜蓋因其形似後易名福山廟據其上遂為遠邇祈福之地豈偶然哉政和七年八月乙亥鄉貢進士崑山魏邦哲記

黃姑廟

李後主

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父老相傳嘗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篋劃河河水湧溢今村西有百沸河鄉人異之為立祠舊列牛女二像

後人去牽牛獨祠織女祈禱有應每歲七夕鄉人醵集廟下占事無毫釐差舊有廟記今亡之按荆楚歲時記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誤為黃姑然古樂府有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則指牽牛為黃姑李後主云又以織女為黃姑事久愈訛矣

任晦園亭

皮日休

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寡合一宅閒林泉終身遠囂雜嘗聞佐浩穰散性多儻偕上五盍反下音啗歛爾解其綬遺之如

棄鞞歸來鄉黨內却與親朋洽開溪未識丁列第方禰
甲入門約百步古木聲霎霎廣檻小山歌斜廊怪石夾
白蓮倚欄楯翠鳥綠簾押地勢似五瀉巖形若三峽猿
眠但脰胸鳧食時唳唳撥荇下文竿結藤縈桂檝門留
醫樹客壁倚栽花鍾度歲止褐衣經旬唯白袷多君方
閉戶顧我能倒屣請題在茅棟留客於石榻魂從清景
遛衣任烟霞衰階除龜任上枕席鷗方狎沼似玻璃鏡
當中見魚取杯杓悉杉瘤盤筵盡荷葉間斟不置罰閒
奕無爭劫閒日不整冠閒風無用策以斯為思慮吾道

寧疲繭衮衣競維縲鼓吹爭鞞鞞欲者解擠排詬者能
詰譎權豪暫翻覆形禍相填壓此時一圭竇不肯饒閭
闔有茅可棲息有書可漁獵吾欲與任君終身以斯恹

陸龜蒙

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前聞富修竹後說紛怪石風
烟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跡不知
清景在盡付任君宅却是五湖光偷來傍簷隙出門向
城路車馬聲轡轆入門望亭隈水木氣岑寂隼墻繞曲
岸勢似行無極十步一危梁乍疑當絕壁池容淡而古

樹意蒼然僻魚驚尾半紅鳥下衣全碧斜來島嶼隱恍
若瀟湘隔雨靜挂殘絲烟消有餘脉竭來佳公子擺落
名利役雖將祿代耕頗愛巾隨策秋籠支遁鶴夜榻戴
顯客說史足為師談禪差作伯君多鹿門思到此情便
適偶蔭桂堪惟縱吟苔可席顧余真任誕雅遂中心獲
但喜醉還醒豈知玄尚白甘閒在雞口不貴封龍額即
此自怡神何勞謝公屐

晉辟疆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
第一辟疆姓顧氏晉唐人題詠甚多陸羽詩云辟疆

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
槩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為顧辟疆本朝張伯
玉云於公門館辟疆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
跡所在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為任晦園亭今任園亦
不可攷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云在震澤之西皮日休詩云
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當在松江之傍
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為涇縣尉歸吳作園為時所稱皮日

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陸龜蒙詩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不知佳景在盡付任君宅蓋任晦得顧辟疆舊園以為宅也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游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

其地益濶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均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

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
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
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境安於冲曠不與
衆驅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閔萬
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記以為勝焉

滄浪六詠

蘇舜欽

一徑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修竹慰愁顏跡
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閑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右

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沉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羣魚樂
虛作人間半世人

右觀魚

獨遠虛亭步石矸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
野蔓盤青入破窻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沉江
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澄醪不滿缸

右靜吟

滄浪獨步亦無悰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黯淡
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桐

君又暫來還徑往醉吟誰復伴衰翁

右懷友

花枝低歌草色齊不可騎入步自宜時時攜酒只獨往
醉倒惟有春風知

右獨步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淡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
時有乳鳩相對鳴

右初晴

滄浪詠

歐陽脩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
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
新篁抽筍添夏景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閑暇事高格
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烟
堪嗟人跡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竒極怪誰似子
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
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
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氣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

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
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
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竄逐本無罪羈窮向此忘野煙含悵望落日滿滄浪亂
草荒來緣幽蘭死亦香楚魂招不得秋色似瀟湘

胡宿

胡理

昔聞滄浪亭未濯滄浪水先賢眇遺跡壯觀一何侈飛
橋跨木末巨浸折胡疊糟床行萬甕繚牆周數里廢興

固在天庶用觀物理緬懷嘉祐世周道平如砥相君賢
相君子美東南美如何一網盡禍豈在故紙青蠅變白
黑作俑茲焉始所存醉翁文垂耀信百世無忘角弓詠
嘉樹猶仰止同來二三子感歎咸坐起縹瓷酌新汲毀
譽均一洗忽逢醒狂翁一別垂二紀雋哉老益壯論事
方切齒我欲裂絳幔推着明光裏安得上天風吹落君
王耳

寄題滄浪亭

梅堯臣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

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隣竹樹
種已合魚鱗時可緡春羨茈白菘夏鼎烹紫萸黃柑摘
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巾巾憂患兩都
忘往還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真曩子初去國
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今子居所樂豈
不遠埃塵被髮異太伯結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
多文身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為道不計賤
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觀滄浪亭石有感

劉敬

蘇君在朝人不知蘇君既没人悲之流風遺書皆稱道
高文大句爭提撕壁間草隸亦不置剝苔堆上無棄遺
乃知死不與人共利害而後不為時所疑滄浪亭空卉
木老古石蒼蒼顏色好無脛猶能千里來致身忽在都
門道帝都王侯好事多相看自悔取不早君不見吳興
長史春欄衫閉門抱恨長枯槁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
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為錢氏時廣陵王元
璩池館或云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既積

土為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
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
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為章
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
水有名洞山者章氏并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
大石人以為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
對遂為一時雄觀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

南園

羅隱

搏擊路終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托幽棲葉

長春菘澗科圓早薤齊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低竹好
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窻飛野馬閑爨養醯雞水石心
逾合雲霄分已睽病怜王猛畚愚笑隗囂泥澤國潮平
岸江村柳覆隄到頭乘興足誰手好持攜

蘇舜欽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
後來桃李若為言

梅摯

長洲茂苑足珍材剝買前山活翠栽客土不踈承帝力

幾多臣節共安來

長洲茂苑占幽竒巖榭珍臺共翠微園李露濃三色秀
徑桃煙煖一香飛月臨夕樹烏頻遠風揭朱簾燕未歸
弭蓋暫歡成結戀斜陽憑檻獨依依

胡宿

一遍芳菲欲滿林回塘過雨曉來深紅粧珠珮交花影
白馬春衫度柳陰向老追攀多強意隨時風物但驚心
眼前百事輸年少猶解因君放浪吟

周元明

爛熳花時錦繡張無端下馬繫垂楊山亭水閣笙歌地
合與行人作醉鄉

程俱

王子池臺跡已荒年來華構壓高岡長林不礙千山月
老幹猶含九夏霜便覺平泉冠東洛還依綠水記南塘
蝸廬却喜通幽徑岸幘時來一嘯長

南園吳越廣陵王元璪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
竒石參錯其間王禹偁為長洲令常攜客醉飲有詩
曰天子優賢是有唐錦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功

成後乞與南園作醉鄉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
以園賜之京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
退歸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禹偁詩石
尚存續圖經云舊有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
歲久摧圯至元豐中猶有流盃四照百花樂堂蒼雲
風月等處每春時縱士女游觀兵火之後已不復有
今園屬張循王家

吳都文粹卷第三終



